

7.2.102

六 校

文史資料選輯

(六) 93



六枝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六枝特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 九 九 三 年 元 月

EC18/03

六 枝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六枝特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3年元月印刷 印数 1—2500

目 录

巩固落别新生人民政权·····	柴 森整理 (1)
我参加落别区小队的一段经历·····	·····杨忠良口述 刘成学整理 (23)
我参加解放军在落别打土匪的经过·····	·····王云星口述 刘成学整理 (26)
折溪联防队·····	刘成学整理 (32)
我目睹陈应儒开仓抢粮·····	柴 森 (40)
活捉匪首李朝阳·····	黄锡锋口述 柴 森整理 (43)
匪首周选民是怎样被捉住的·····	·····华开儒口述 柴 森整理 (45)
匪首肖相夔的下场·····	颜子范口述 柴 森整理 (47)
黔西卫戍第二分区司令张三元·····	李志高整理 (49)
黔军第六纵队司令罗朝阳·····	李志高整理 (67)
我参加赤水改编和川南作战的经过·····	·····马国清口述 李志高整理 (78)
罗朝阳黑塘招兵·····	唐伦英口述 刘成学整理 (81)
黔军第六团与十九团在岩脚一带火并·····	李志高整理 (82)
黔军黑塘火并见闻·····	唐伦英口述 刘成学整理 (85)
罗兴武“闹事”·····	刘成学整理 (88)
家父刘百源事略·····	刘 永 (115)

民间草医任炳臣·····	邓志才收集整理(124)
我跟岳父二十年·····	林仕才口述 邓志才整理(32)
回忆我的长兄何伯醇·····	何俭伦(139)
我的航空生涯·····	宋选学(142)
清末民国年间郎岱邮政述略·····	李志高整理(169)
我从事商业活动的回忆与港澳见闻·····	何俭伦(177)
我给邓若符经商的回忆·····	龚国新口述 杨正帮整理(193)
民国中前期郎岱城有名的商号商人·····	潘发云(195)
民国年间郎岱县城的旅店业·····	李志高整理(200)
民国年间郎岱城内的小吃·····	潘发云(204)
逃难日记·····	蒋凤翔(210)
忆我的母校桥梁堡小学·····	宋选学(234)
大用小学梗概·····	杨正帮(237)
一次别开生面的话剧活动·····	谢智仁(240)
六枝地区布依族“六月六”节·····	韦洪恩(243)
大用的一次火灾·····	龚国新口述 刘成学整理(245)
大用乡民打死保警队长始末·····	
·····	龚国新口述 杨正帮整理(249)
感谢·····	(251)
订正·补遗·勘误·····	(252)

巩固落别新生人民政权

柴 森整理

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贵州当局看到大势已去，省主席谷正伦、保安司令韩文焕与军统特务机关勾结在一起，秉承蒋介石旨意，共同制定了一套“应变计划”。他们把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中的所谓“社会贤达”、“自然领袖”和“党团有力分子”大量搜罗组织起来，开办“自卫干部训练班”，对反革命应变作了周密部署，指示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即按原定“应变计划”，组织“策应反攻大陆”的游击战争。这个极端反动的训练班，全省办了三期，共训练了一千六百多人，其中郎岱参加受过训练的就有县长钱文蔚、保警大队长岑元梁、参议会副参议长陈应儒、乐善（落别）镇镇长肖相夔等五十多人。1949年10月下旬，钱文蔚为“应变及巩固边防，加强自卫力量”，将全县划为5个区，各区区长兼自卫军联队长，落别委肖相夔为区长兼自卫军联队长。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陆军第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黔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宣布起义，于18日联合布告黔西地区，郎岱县县长钱文蔚被迫宣布郎岱和平解放。钱在县政府哀叹：“大厦将倾，独木难撑！”

1950年元月14日，陈洪涛同志带领南下干部、军大学生、地下工作者共五十多人以及聂吉甫带领的盘北六支队一百多人接管郎岱，15日正式成立“郎岱县人民政府”。月底，县政府派李蔚山、王洪昌等同志接管落别区，成立区人

民政府。

落别，位于六枝特区东南，与普定、镇宁、关岭县接壤。清道光年间至清末，落别为郎岱厅岁稔里的治所，民国年间是郎岱县一个区的治所，有驿道东通普定，西通郎岱，南通镇宁、安顺，北通六枝、岩脚，为军事要地之一。谁占领落别，谁就可以控制郎岱以东和镇宁的扁担山一带地区。解放初落别是郎岱第二区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全区辖乐善（落别）、茂林（纳骂）、六合（折溪）三个大乡。乐善镇的布依族约占三分之一。

1950年上半年，新政权处于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西南有滥坝寨的大地主、郎岱县旧参议会副会长、东路反共联防总指挥、反共司令陈应儒，折溪乡簸箕田的大地主、旧乡长、反动头子华开荣、周选民，纳骂乡新寨的大地主、旧乡长、反共团长周绍华及其弟、匪首周世凯；西北面有纳骂乡龙潭口的大恶霸地主、旧区长、反共“司令”李朝阳；西南面有关岭县坡头紧接折溪乡中寨的大地主、土匪头子冯家相；南面有镇宁与落别交界凹子寨的大地主、土匪“副司令”罗俊生，紧接凹子寨吃佬坟的大地主、镇宁县国大代表、土匪“司令”王兰鑫；落别街上有恶霸地主、曾任过镇长、区长的土匪“司令”肖相夔。因此，巩固新政权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四进三出”才扎下了根。

一 进 落 别

郎岱县城于1950年元月15日宣布成立郎岱县人民政府后，元月25日召开了全县各族各界代表大会，旧政权的区、

镇、乡长也被邀请参加（有的未到），落别区的肖相夔也参加了会议。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洪涛把分到落别任区长的李蔚山（兼区委书记）、副区长王洪昌（兼区委副书记）、张善善（区委委员）、张杰（区委委员）、夏洪波、郑竞存、颜子范、詹文、危治平等9位同志介绍给肖相夔。元月27日，李蔚山、王洪昌等9位同志与肖相夔一同到了落别。元月29日，召开了全区各族各界代表会，宣布成立落别区人民政府。会上，经肖相夔介绍，李蔚山、王洪昌等9位同志与旧政权的茂林乡乡长李朝光（李朝阳之弟）、六合乡乡长陈发林（陈应儒之侄）等人见了面。

会后，9位同志分了工：李蔚山区长负责区里和落别镇的工作，王洪昌副区长跑面，郑竞存等同志到茂林乡，危治平、詹文等同志到六合乡。紧接着成立各乡人民政府，因人员少，仍利用原来的乡、保、甲长进行工作。

这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秘密农会小组；搞好合理负担，催收公粮；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肖相夔是国民党武汉军官学校毕业的，当过营长，回家后当过落别镇镇长、落别区区长，临解放时，遵照谷正伦的“应变计划”担任郎（岱）、普（定）、镇（宁）、关（岭）四县联防主任，在落别影响较大。落别区人民政府一成立，就把他列为重点统战对象之一。李蔚山、王洪昌两同志负责做他的工作，本着我党有理、有利、有节、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工作原则，向他讲清全国的形势，阐明我党的方针政策，指明方向，并安排他工作。

落别区人民政府成立时，国民党二四九师起义后有一个

排驻在肖相夔家，该排配有一挺转盘机枪，对我方威胁较大，一旦叛变，后果不堪设想。李蔚山、王洪昌等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送走”为妙。当王洪昌同志与肖相夔说到此事时，肖却主张留下，诡称“留下保护落别”，实际上是企图留下这个排来对付区人民政府。到了第三天，二四九师师部从郎岱县城来文，调该排到县城集中。临开拔时，该排排长提出带走全部武器。王洪昌同志鉴于当时一些地方政治土匪已开始暴乱，怕这一排人全副武装去县城路上出问题（落别距郎岱县城70华里），就命令该排将武器、弹药留下，以后由区政府设法送往县城。但该排排长却暗地拆下机枪的转盘等零件不交。王洪昌同志看出该排长是不愿让完整的机枪落到区人民政府手中，故意破坏武器，就严厉地对这个排长说：“你身为军人，不会不知道拆毁武器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该排长听后，不得不把机枪转盘、零件交出来。李蔚山、王洪昌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肖相夔一个时候还不会叛变，为了表明人民政府对留用人员的诚意，就把这挺机枪暂时配属肖相夔任镇长的乐善镇使用，步枪、弹药暂时交肖相夔负责保管。

李蔚山、王洪昌同志虽然想争取肖相夔，但是由于肖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幻想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因而绞尽脑汁施展诡计，妄图除掉区人民政府的9个同志。为了粉碎肖相夔的阴谋，李蔚山、王洪昌等同志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变，临危不惧，出奇制胜，战胜对手。

落别街上有个聂明先，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过职，回落别后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落别区分部书记、落别小学校长。

他与肖相夔等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肖的谋士。基于此情况，李蔚山、王洪昌等同志一到落别就做他的工作。聂为人圆滑，老谋深算，工于心计，一再表示愿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点工作，将功补过，暗地里却和肖相夔密谋策划，妄图搞垮区人民政府。开始，由肖相夔出面，约王洪昌同志比枪法，试探王打得准不准，以便进一步采取对策。第一次肖带领打手肖凯、王开朝、肖国民和几个留用的乡丁约王洪昌到田坝里去打枪玩。王洪昌同志知道肖想试探自己的枪法，就徒手带张学善、危治平等四同志（背着步枪）应约前往。起初，肖带走的是小禹王方向，中途改走落别田坝，在距离落别街上1.5华里的途中岔路口，肖先开枪打落别的文笔（宝塔）未中，肖便“请”王洪昌同志打。王认为文笔目标太大，折服不了肖相夔，就故意说目标太远看不清。待下到田坝里，王洪昌同志却接过肖相夔手中的步枪，问肖：“对面水牛背上是不是一只八哥在啄牛虱子？”肖看清楚后答：“是。”王推子弹上膛，稍一瞄准，一扣扳机，枪响八哥落地，牛吓了一跳，但未伤皮毛。肖十分吃惊，称赞之余问王：“解放军里象副区长这样好的枪法的人多不多？”王随口答道：“我的枪法算不了什么！解放军里神枪手多的是，黑夜里在百步以外射燃着的香头，一枪就能打中！”肖听后暗暗惊疑。第二次肖又约王洪昌同志去抱姑寨（离落别街上约2华里）喝酒。是不是“鸿门宴”，区人民政府的同志都不摸底，李蔚山区长怕出意外不让王去。王洪昌同志说：“不去，一方面不好做肖的工作，另方面显得我们软弱。”王洪昌同志决定要去，李蔚山同志叫多带几个人。王说：“他肖相夔若是摆‘鸿门宴’，人去多了他可能

“下毒手，我一个人徒手赴宴会更安全些，肖一定不敢下手。”经过一番商量，最后由王洪昌同志徒手带上张学善（背着一支冲锋枪）前往。他俩一到抱姑寨，看到肖相夔带有贴身的几个打手，另外还有三十多人跟随，并配有二四九师那个排留下的那挺机枪，全副武装，杀气腾腾。见到王洪昌、张学善，肖相夔就说：“王副区长，今天请你来喝顿酒，吃顿饭，然后请你打几枪让大家开开眼界！”王洪昌同志暗想今天肖相夔是约来比喝酒、比吃饭、比枪法的，就毫不客气端起酒杯同肖相夔对着喝，干了几杯之后，肖酒量不行，就停止喝酒，赶忙叫人盛饭，王洪昌同志端起碗对着肖相夔狼吞虎咽起来，吃饭，肖相夔也不是王洪昌同志的对手，但肖还是不服输，放下碗筷后就从打手手中拿过步枪，先打鸟后打文笔，打了几枪都不中。王洪昌同志开玩笑似地讽刺肖说：

“你喝酒不行，吃饭不行，打枪也不行，看我的！”说罢接过肖相夔刚打过的步枪，打树中树，打文笔中文笔。王接着说：“打步枪不过瘾，把机枪扛过来！”王洪昌同志用转盘机枪射击，更是得心应手，打啥中啥。肖相夔看在眼里，笑在嘴上，恨在心头。

抱姑寨比枪法之后，王洪昌看出肖相夔已靠不住，就与李蔚山同志商量，采取断然措施，从肖相夔处取回了二四九师那个排留下的全部武器，派人送往县城。

经过这两次较量，肖相夔认为王洪昌同志对他威胁最大，要明火执仗的干怕对付不了王，于是就暗中下手。第一次，肖派亲信、打手肖国民于深夜挖区政府王洪昌同志寝室的墙，企图暗杀王。时值3月上旬的一天，天气突然闷热，有了蚊子。王洪昌同志临睡觉时找来蚊香点上，一时找不到

插蚊香的东西，就脱下新发的皮鞋，将蚊香搭在皮鞋上，然后就睡觉了。由于气候闷热睡不实，半夜时分王突然闻到焦臭味，急忙从床上翻身下来，拿掉蚊香惋惜地说：“我的皮鞋被烧破了，我的皮鞋被烧破了！”此时，挖墙的肖国民已挖下了一块石头，只要再挖掉另一块，就可钻进王洪昌同志的房间，突然听到王的声音，知道王的厉害，象耗子听到逼鼠的猫叫声一样，夹着尾巴偷偷地跑了。天亮以后，区政府的同志才发现昨夜王洪昌同志寝室的石墙被撬开了一块石头。肖相夔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时外地政治土匪已相继暴乱，肖认为时机将到，就暗地把他的死党埋伏在杨家湾至落别小学一带，谎说在小学开群众会，派聂明先到区政府请王洪昌同志去作指示，接着再派乡丁到区政府向王洪昌同志谎报土匪在抢杨家湾，如王带人前往，就趁机把王干掉。于是聂明先到区政府请王洪昌同志去落别小学开会，王满口答应去。聂明先才走，乡丁又装成慌慌张张的样子来向王洪昌同志报告说：“王副区长，土匪在抢杨家湾，肖镇长叫我来问咋个办？！”王洪昌同志分析有诈，就对乡丁说：“咋个办，老肖干什么的？几个土匪他还对付不了？！”乡丁又问：“肖镇长今晚在小学里开群众会，王副区长去不去？”王说：“去，但我有些事，你给老肖讲，我去得晚一点，叫他不要等。”乡丁又问：“王副区长去小学走哪一条路（落别街上有几条路可到小学），我们好叫人来接。”王洞察其用意，随口答复说：“还有哪条路？当然是走杨家湾喽。”乡丁刚走，秘密农会组员谢云先、张绍先先后到区政府向王洪昌同志反映：“今天肖相夔带人在学校和杨家湾一带活动很不正常，希望注意。”王洪昌同志立即把情况转告了

李蔚山同志。经过研究，决定叫区政府的同志作好临战准备，然后由王洪昌同志带一人去小学摸情况，以便对付。傍晚，王洪昌同志和危治平同志各带上一支枪从区政府后门经落别寨边的小路（即杨家湾背面的小路）去小学，到学校后，王洪昌叫危治平在楼下警戒，他独自一人上楼。聂明先和肖相夔看到王后，聂神情极不自然，肖故作镇静。聂打过招呼，借故小便下楼察看动静，他看见区政府方面已有一人在楼下警戒，不知王洪昌同志带了多少人布置在学校周围，就匆匆上楼，暗示肖相夔楼下已有区政府的人。肖见王洪昌同志已有准备，就暗地派人去杨家湾通知埋伏的同伙撤走。第二天有积极分子到区政府说，如王副区长到杨家湾去追土匪或者到小学开会走杨家湾这条路，肯定要出事。

鉴于肖相夔已在暗中伸出魔掌，公开叛变已是早晚之事，为了遏制肖相夔，多争取一点时间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李蔚山、王洪昌同志决定采用权宜之计，利用矛盾牵制对手。离落别街上十华里左右的板照布依族寨子有个伍正举，进过国民党中央军校，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在板照称霸一方。离落别街上十华里的另一个布依族寨子卡棒，有王兰明、王兰智弟兄二人，家业较大，是布依族中所谓的“绅士”。这三人对肖相夔欺压布依族的某些行为进行过对抗，肖就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肖曾带上一百多人去板照打过伍正举，被伍带人打得大败而逃，肖左手还被打中一枪，从此双方结下不解之仇。李蔚山、王洪昌同志接管落别后了解到这些情况，便在争取肖相夔的同时，主动到卡棒王兰明弟兄门上做工作，通过二王又去接触伍正举，宣传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争取他们站到广大少数民族一边。王兰

明弟兄看到区人民政府的领导这样对待他们，一时又摸不清解放军的虚实，表面上对王洪昌同志也以礼相待。为了应付，二王还不时到区政府走动。肖相夔看到之后，增加了顾忌，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认为自己若公开与共产党作对，王兰明弟兄和伍正举一定带上少数民族来帮区政府打自己。李蔚山、王洪昌同志在做王兰明兄弟和伍正举的工作的同时，还采纳了杨忠良、杨忠亮弟兄的建议（二人曾参加过我地下党领导的郎岱“三·三”暴动），把肖相夔最害怕的郑老三部叫到落别街上来，以钳制肖相夔。郑老三是折溪打志人，身边带有十五六个弟兄，大多是“绿林”人物，愿意归顺解放军。郑与杨忠良弟兄关系密切，经二杨介绍，李蔚山、王洪昌同志同意把郑及其弟兄伙调到落别驻扎，归区政府指挥。郑老三的人马一到落别，肖相夔十分紧张，他找到王洪昌同志说：“王副区长，你为什么让郑老三来落别？他是个杀人眨眼的魔王，你不怕？！”王说：“我为什么怕他，他还要听我的指挥呢！”就这样，在郑老三驻扎落别街上的一段时间里，肖相夔更加顾忌，不敢暴乱。

为了削弱肖相夔对区政府的威胁，王洪昌还机智地收缴了肖相夔的手枪。一天，王故意空手到肖相夔家去，肖坐在卧室里的火盆边，一面招呼王，一面用火钳拨炭火。王一进屋就看到肖的床头墙壁上挂有一支手枪，坐下后就接过肖手里的火钳（可当武器使）拨火，边拨边同肖闲聊。一会，张学善同志背着枪赶到，王见张来后，就站起身来从墙壁上摘下手枪，拿在手中边看边向肖说：“你这手枪借我用品，过些时候还你。”枪已在王的手里，肖无可奈何，只得做顺水人情答应借王使用，于是王、张二人立即离开了肖家。从

此，王洪昌同志就使用上了这支手枪。

首 次 撤 退

李蔚山、王洪昌等区政府的同志在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开展了两个月的工作，到了3月下旬，各地土匪纷纷暴动，临近落别的普定县大用乡，土匪杀害了我人民政府派出的乡长（南下干部），形势更加险恶，肖相夔活动更加频繁。有鉴于此，李蔚山、王洪昌等同志经过研究，将干部及武装人员分成两部分，分别在落别、折溪“打游击”。此时郎岱干校已分配有十多个学员到落别参加工作，县大队（盘北六支队整编）的杨秀清带有一个小队（全是苗族）驻扎落别。针对各乡形势，李蔚山区长带领张学善、詹文、危治平、雷乃干等同志到折溪，王洪昌副区长带领颜子范、郑竞存等以及干校的学员共十多人负责留守落别，杨秀清小队配属王洪昌同志指挥。4月2日夜里，风闻土匪要攻打区政府，杨秀清小队不辞而别，偷偷开走，王洪昌同志便命令关上区政府的大门，全体人员从后门拉往沙子坡山上察看动静。沙子坡居高临下，便于监视落别周围的情况，如情况紧急，撤走折溪、纳骂也方便。王洪昌同志带领大家秘密在山上隐蔽了一夜。王与颜子范同志烟瘾大，实在憋不住，就用衣物遮住划火柴点烟，不让光亮漏出。大家呆到天亮后平安无事，又悄悄下山绕落别寨子一圈返回区政府。如此连续搞了十来天，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到我方情况。到折溪去的李蔚山等同志，白天在寨中，晚上亦摸到山上隐蔽。到了4月13日，危治平从折溪经纳骂赶到落别传达李区长的指示：土匪要攻打折溪，落别的人全部撤到折溪，对付土匪。

王洪昌同志听后立即组织人员从落别撤退，尽量把武器弹药带走，子弹有带200发的，有带300发的，最多的带400发，有的同志还加上了七八个手榴弹。鉴于肖相夔还没有公开叛变，名义上还是落别镇长，就把带不走的手榴弹、食盐、香烟交肖代为“保管”。

攻打李朝阳

由于陈应儒、李朝阳等匪首已公开反动，县人民政府和驻军146团2小队（营）决定先进剿滥坝寨的陈应儒。4月13日，2小队驰赴滥坝寨，部队到滥坝寨后，陈应儒已带匪众外出骚扰，只捉住其侄子、反动小头目、旧乡长陈发林。2小队又赶到折溪与区政府的人员会合。经过研究，决定到纳骂龙潭口打李朝阳。拟定晚上出发，当夜赶到龙潭口，天亮之前进行包围。区政府派张学善、郑竞存同志参与行动。部队出发后，由于天黑路难走，沿途又有匪情，只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搜索前进，直到第二天太阳出山才赶到龙潭口。李朝阳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岩洞内，洞门口有李匪指派的二人放哨。二人发现解放军后，立即回洞关上洞门。此洞有两道墙，两道门，里面看得清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部队围住洞后，张学善、郑竞存同志喊：“李区长开门，我们陈县长派部队来接你去城里开会。”过了一阵，李朝阳才在洞内说：“郑竞存（成立茂林乡人民政府时，郑任乡长，李认识），我没有得罪过你，为什么你要带军队来打我？！”李拒绝开洞门。张学善、郑竞存同志就建议部队速战速决，怕时间拖久，上、下纳角与上、下长寨的土匪来救援李朝阳。于是，部队开始攻打，但由于岩洞易守难攻，一时打不

进去，部队打了一阵，又喊李朝阳投降。李不投降，部队又打。这样打打喊喊，喊喊打打，到了10点过钟，仍攻不下洞，部队决定改用火攻。正当张学善、郑竞存等同志找来柴草准备烧洞门时，上、下长寨及上、下纳角的土匪300多人（大部分是被裹胁的少数民族，没有枪，拿的是梭标、砍刀一类武器）赶来救李朝阳。面对这种情况，解放军怕误伤被裹胁的群众，只得撤到洞所在的大山上（山背后是姜家寨）土匪一面把李朝阳接走，一面把解放军包围起来。土匪头目驱赶匪兵向山上进攻，遭到我军机枪、步枪的猛烈射击，敌人始终攻不上山。土匪又改用火攻，放火烧山，可是山大，火烧不到解放军，敌人未能得逞。战斗到天将黑，土匪始终攻不上山，我军无一伤亡，土匪被打伤一人。

在折溪的2小队和区政府的同志，到下午3点过钟还未见张学善、郑竞存和部队回去，知道一定是被土匪缠住了，王洪昌副区长就带上一个排赶往龙潭口援助。下午5点过钟，王洪昌他们赶到纳骂的张家平寨（离姜家寨很近），就吹号联络。土匪听到号声，认为是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一个个如惊弓之鸟，纷纷跑光，被围在山上的部队及张学善、郑竞存同志听到号声，立即赶到张家平寨与王洪昌等同志会合。

两支部队会合后，在张家平寨吃了晚饭，又连夜赶回折溪。行进途中，因天黑坡陡山路难走，颜子范同志不慎从坡顶上摔下坡，王洪昌同志立即派人往坡下寻找，到坡脚才找到颜。他头部摔伤，昏迷不醒，同志们赶快把他背上坡来，继续行进。到折溪后，第二天部队要回县城，王洪昌同志就派人将颜子范送往县城医治，并派人找回他滚坡时摔掉的步